一九四〇年,正是抗戰局勢 緊張之際,物資緊缺。陪都重慶 又時常遭到日寇大轟炸。戰前每 天出報二十幾版的《大公報》, 此時每天減少為一大張四版。但 即便在如此艱難的情況下,《大 公報》仍在每天第四版擠出半版 留給《戰線》副刊,成為文藝抗 戰的重要陣地。

就以當年十月下旬的《大公 報》為例,刊載了蕭乾的通訊 《轟炸中的倫敦》《滇緬路開放 前的一瞥》,碧野的散文《草原 上的夜祭》,老向的童謠《募寒 衣》。而二十一日和二十五日, 分別刊出了穆旦的詩《出發》和 《原野上走路》。

穆旦用白描的手法,精細刻 畫了青年學子們出發時複雜的 情緒:「千里迢遙,春風吹拂, 流過了一個城腳/在桃李紛飛的 城外,它攝了一個影:/黃昏, ——寒冷,—— 一群站在海島 上的魯濱孫/失去了一切,又把 茫然的眼睛望着遠方。 |

但青年人的蓬勃朝氣,是擋 不住的。祖國的風光和淳樸的民 風,時時撥動穆旦的心弦:「在 清水潭,我看見一個老船夫撐過 了急灘,笑……/在太子廟,枯 瘦的黃牛翻起泥土和糞香/背上 飛過雙蝴蝶躲進了開花的菜 田……」「一面玻璃園鏡對着鮮 艷的水果/一個半弧形的甘美的 皮膚上憩息着村莊。」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穆旦絕不 忘記自己的使命。微瀾底下湧巨浪,穆旦從 恬淡田園看到了民族奮鬥的偉力:「我們走 在熱愛的祖先走過的道路上/多少年來都是 一樣的無際的原野丨,「我們不能抗拒/那 曾在無數代祖先心中燃燒着的希望/這不可 測知的希望是多麼固執而悠久/中國的道路 又是多麼自由而遼遠呵……|

一九四二年,二十四歲的穆旦再次從 昆明出發,投筆從戎,穿越茫茫原始雨 林,奔赴印緬前線,保衛祖國。



回國探親,好不容易和幾位老同學聚 會一次。除了工作,她們還有家庭責任,上 有老下有小,整日忙忙碌碌的。大家終於見 上了,X同學又說聚會後要抓緊去一耥靈山 大佛前。我有點詫異,她說「要去拜拜」, 卻也不願細說緣由。

X是美國藤校畢業的物理博士,之後轉 戰金融界,資產管理做得風生水起。作為 「海外人才」引進歸國後,事業依舊有聲有 色。不過,她父親前幾年去世,接着母親檢 查出老年失智,需要二十四小時陪護。去年 她母親摔了一跤,從此卧床不起,如今骨瘦 如柴,身體越發不好。她在外地工作,每周 末還要坐高鐵趕回家中探望。想到X的種種 不易,她不問科學「問鬼神」的做法也可以 理解。只是沒想到其他幾位同學紛紛附和, 說起靈山大佛的「靈驗」故事,有鼻子有

民間信仰當然不能一律貶斥為「封建 迷信丨,因為宗教的精神撫慰和道德約束力 量強大,但我以前的印象中這些都是老人比 較熱束,和我輩離得很遠。難道是我「不知 老之將至」,和同輩人產生思想差距了?抑 或是「站着說話不腰疼」,還沒讓我碰到一 籌莫展,亟須求助虛無,死馬當活馬醫的情 況?也可能是我過分安於現狀,缺乏突破蒼 穹的雄心壯志?

然而再一想,在燥熱混沌的滾滾紅塵 中,周圍人等各有自己的苦難和掙扎需要面 對,有時滿腔心事無可言表,無可寄託。她 們想要的可能也不過是找個遠離塵囂的清淨 所在,休憩片刻,慢慢處理心中的不安、憂 傷和恐懼罷了。



豆腐的新玩法

北京北郊的延慶區有個柳溝村, 豆腐宴頗有些名氣,可惜我一直未曾 去過。前幾日,在延慶與河北赤城交 界的海坨山徒步,下山時眼看飯點將 至,便拐到不遠的柳溝解決「肚皮問 走進柳溝,只見村民開的館子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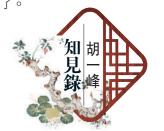
家挨着一家,幾乎都做豆腐宴。我們 選了一家安靜的小館,乾淨整潔。屋 外有兩段不大的土牆,用木柵欄圍 着,我猜想是古城的遺存,但此時飢 腸的控訴壓過了考古的雅興,先進店 吃飯要緊。

點了一個火盆鍋套餐,白菜和粉 條墊底,上鋪十多片豆腐,夾着幾片 臘肉、胡蘿蔔,滿滿一鍋,拿電爐子 煨着,越燉越香。而亮點還在豆腐, 鍋中有白豆腐、凍豆腐,還有綠豆豆 腐、黑豆豆腐、炸得金黄的豆腐,徹 底顛覆了我對於豆腐色彩的想像。這 些豆腐以傳統工藝做成,帶着一股農 家特有的煙熏味,熱氣裹着香氣,別 致可□。套餐裏包括一碟小葱拌豆 腐、一碟油豆泡,同屬豆腐家族,味 道卻與鍋中同族很不一樣。

吃飽了豆腐,走到屋外去看土

牆,竟然是長城的一部分,立着「全 國文物保護單位」的牌子,乃明代之 重要軍城。村裏還有城隍廟等古蹟, 但做得最漂亮的文章還數豆腐。除了 售賣豆製品的小店外,開着好幾家 「豆腐工坊 |,遊客可以親手磨豆子、 點豆腐、喝豆漿,了解豆腐文化。

豆腐發明者據說是漢代淮南王劉 安。劉安乃漢高祖劉邦之孫,史書上 說他愛賢若渴、禮賢下士,招徠賓客 方士數千人,集體編寫了《淮南 子》。除了編書,劉安還喜歡煉丹。 傳說正是在煉丹時,不小心把豆漿灑 在了石膏上,豆腐就此横空出世,成 為後人吃了兩千年的美食,這恐怕是 劉安想不到的。而小小的豆腐竟在北 國村莊玩出這麼多新花樣,成為村民 致富的好手段,造就遊客休閒的好去 處,或更是生活在淮南的劉安無法想 的了。



無數次的凝視

塞尚畫蒙聖維克多山,畫了又 畫,一共數十幅,有時用油彩,有時 用水彩,有時在陽光強烈的正午,有 時在空氣清澈的黃昏。他選擇不同角 度,或在他兄弟的莊園,或在比貝慕 斯的礦場,又或是在他晚年的工作室 窗前。但,無論從哪裏望去,畫面 裏,總有那一座山。

蒙聖維克多山,塞尚稱為「美麗 的主題 | 。那不是尋常的風景寫生, 而是一種凝視,是藝術家一再回返的 信仰實踐。塞尚不是要捕捉一座山的 瞬間輪廓,而是想在重複中發掘某種 永恆。他的畫作不顯示季節,也不標

記時間,彷彿不存在於某一刻,而在 所有時刻裏同時存在。

塞尚說,他要在繪畫中「尋找秩 序 | 。一而再再而三地凝視同一個對 象,說不上執著,更像是一種修行。 每一次作畫,他都略作改變。改變 的,不只是光線和構圖,更是他觀看 的方式。他不可能改變山,卻讓自己 看得更深,看得更準。畫到後來,山 不只是地貌,而是色塊、結構,也是

當你每天都看同一座山,它會開 始改變嗎?不,那是你改變了。你開 始察覺那些忽略了的細節,那些在第 一次觀看時不曾被發現的層次。這就 是藝術的凝視。

對塞尚來說,蒙聖維克多山不只 是一座山,更是一個可以供他不斷重 看的客體。越畫,他越接近一種抽象 的真實,那是形而上的結構,是構成 萬物的秩序感。塞尚以色塊,將山分 解成不同的面,又將它們重新組合成 一個更有重量的整體。數十幅同一主 題的畫作,不僅讓我們看到一座山, 也讓我們看到觀看者的思考與感受。

在塞尚的《蒙聖維克多山》系 列,我們看到一種「無數次凝視 | 之 後而來的平靜。那不是初見的驚艷,

而是一次次凝視以後,對同樣的事物 所產生既不一樣卻又一致的體會。

塞尚說,他不是畫眼睛所見,而 是畫心裏所感。那感覺,唯有在一遍 遍凝視中,才能慢慢浮現,正如我們 看見日常的美。



「女神 | 配對

偶然看到無綫電視一個名《女神 配對計劃》的節目,實在好奇《中年 好聲音3》播完後,該台的綜藝節目 還有什麼創意點子承接收視。

該節目的主題不算新鮮,像別家 製作的戀愛真人騷般,都是讓單身男 女透過不同的活動互相認識,最後看 看有誰配對成功。然而,由於五名主 角都是藝員,有一定知名度,加上確 實被多數觀眾認同為青春貌美,有當 「女神」的條件,因此替她們公開招 親,無疑比陌生的素人配對更容易引 起觀眾的興趣。

像我一樣邊吃飯邊收看的,除欣 賞「女神」的美貌外,部分樂趣當然 是來自對男參加者的評頭品足。當他 們出場時,觀眾就像突然變了那五位 美女的親友,跟她們一起好奇公開表 白追求的人是什麼來頭,條件是否優 秀。由此可以想像,來博紅顏一笑的 越是古靈精怪,跟女藝員越不相襯, 場面就越有趣搞笑。然而,如果純粹 要美女從一班條件一般的素人中作挑 選,就算有笑料,也容易給人造假的 感覺,難以投入,畢竟觀眾都知許多 所謂真人騷,其實也早有劇本。幸

好,當晚節目中竟有電視台的男藝員 和幕後工作人員前來表白,即是「女 神」的同事,那一切又另作別論。看 着男士鼓起勇氣公開承認對女同事有 追求之意,女士則要面對認識已久的 人突然求愛,她們難以置信之際,只 要觀眾同感驚訝,同時替「女神們 | 緊張,像當事人一樣颳起腦海風暴的 一刻,節目內容已成功勾起觀眾的情 緒,增加引發公眾討論話題的機會, 只要再配合媒體宣傳,就有提升收視

為男藝員製造機會公開追求同台

美女,有人遭拒絕,有人表白成功, 翌日果然成了網絡熱話。有網民誠意 送上祝福,也有人替失敗的男士感到 不值,其實都再次證明了俗語「橋不 怕舊,最緊要受」的道理。



羅中立《父親》

父親節將至,本期帶讀者走近中 國美術館的「鎮館之寶 | ——羅中立 的油畫《父親》(附圖)。這幅創作 於一九八〇年的作品,以其震撼人心 的寫實力量,重新定義中國農民的形 象,更成為「父親」這個稱謂的視覺 詮釋。當我們的目光與畫中那位老農 相遇時,看到的不僅是一張飽經風霜 的面容,亦是千千萬萬中國父親沉默 而堅韌的背影。

一九七五年除夕,羅中立發現在 他家附近的糞坑旁,有一位老農—— 也就是畫中這位父親形象的原型,坐 在扁擔上,日夜守着糞坑。那個場景 深深烙印在羅中立的心 中。五年後,當他在四 川美院就讀時,這個畫 面化作一幅震撼畫壇的

在此之前,鮮少有 普通人以這樣的肖像形 式在繪畫中出現。「父 親 | 的臉佔據了這張尺 寸並不小的畫作的大部 分空間。畫中老農古銅

色的臉龐上,每一條皺紋都訴說着歲 月的艱辛;那雙捧着粗瓷碗的手,青 筋暴起卻充滿力量;耳後夾着的那支



圓珠筆,是羅中立接受 評委建議後添加的細 節,象徵新時代農民的 轉變。這種「超級寫實 主義」的表現手法,讓 觀者彷彿能觸摸到老人 皮膚的質感,感受到他 呼吸的溫度。

四十多年過去, 《父親》早已超越了一 幅油畫的範疇。它不僅

是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社會變革的見 證,更成為鄉土寫實主義的里程碑。 羅中立後來回憶道:「我想表現的不 僅是一個農民父親,更是我們民族的 脊樑。」畫中那位沒有名字的老人, 成為了千萬中國父親的象徵,他們或 許不善言辭,卻用堅實的臂膀托起了 一個個家庭的希望。



殺手江湖

《殺神John Wick》系列推出 新作《殺神John Wick之芭蕾殺 姬》,由化身女殺神伊芙的安娜迪 艾瑪絲擔綱,奇洛李維斯飾演的 John Wick,只驚鴻一瞥退居客 席,可以理解為外傳、分支故事。

《 殺神John Wick 》系列,有 着獨特的世界觀和權力分布,像最 高領導「高桌會」、以芭蕾舞團掩 人耳目的殺手家族「俄卡勞馬」等 等,形成一個錯綜複雜的殺手江 湖,自成一套系統,維持運作平 衡,同時訂立各種規則與誓約。

電影以「俄卡勞馬」為主軸, 還有一個新登場的神秘組織。伊芙 自小得「俄卡勞馬」收留並訓練成 為殺手,曾跟John Wick有一面之 緣,後來意外得到當年殺害父親的 神秘組織線索,踏上復仇之路。因 為伊芙不再受控,「俄卡勞馬」總 監派出John Wick阻止她的行動, 怎料成了她的最強護盾, 伊芙終於 手刃殺父仇人,但從此在殺手界受

到通緝,亡命天涯。

也說那個神秘組織,據點為一 個奧地利小鎮,遇到來者不善的外 敵入侵,全鎮上下包括老弱婦孺, 紛紛拿出武器迎擊,而且居民不得 擅自離開小鎮生活, 否則被當作叛 徒,格殺勿論。

《殺神John Wick》系列故事 核心,是規則與違規,「俄卡勞 馬 | 、軍火商等等,都視那個神秘 組織為沒規則可言的野蠻人,不僅 避而不談,也不願跟他們往來。但 諷刺的是,殺手江湖的規則也難以 用合理形容,「俄卡勞馬」、「高 桌會丨,不一樣是邪教一般的存 在?果真是他人即地獄。再想想, 規則由誰定?又由誰打破?



猿聲啼不住

一年一度的全國高考降下帷 幕,今年走進考場的逾一千三百 三十五萬考生,以及在他們身後 同樣數目龐大的親友團,大多如 同交了一張人生階段性答卷般, 如釋重負。與此同時,生活在遼 寧省錦州動物園的白眉長臂猿 猴,也罕有地對高考的緊張與考 後的「如釋重負 | 感同身受。

高考前夕,有網友發現錦州 動物園的白眉長臂猿猴展館外貼 一告示,上書:「因白眉長臂猿 猴生性喜歡鳴叫,高考期間(六 月七日至六月九日)不對外展 出,給您帶來的不便敬請諒 解!|事實上,帶來不便的除了 身為入場觀眾的「您」,還有被 暫停展出的白眉長臂猿猴,牠們 也不明白,生活因何驟然生變。

高考結束後,當白眉長臂猿 猴重新走進觀眾視野,回歸想唱 就唱的日常,那種莫名的興奮, 從一聲高於一聲的鳴叫中自然流

入駐錦州動物園的白眉長臂 猿猴,是國家一級重點保護動 物,白眉、長臂、大嗓門。除了 「生性喜歡鳴叫」,牠們還天生 善於啼叫。在每一個醒來的清 晨,在每一次盡情玩耍的時候, 牠們都會大聲啼叫,叫聲之宏

近有數所中小學校,是當地傳統 的考點,為免影響考生高考,園 方情急之下,將白眉長臂猿猴強 制「閉麥」三天,情有可原。只 是猿聲啼不住,高考以外的漫長 日子,讀書聲猿聲聲聲入耳,又 當如何妥善解決?



責任編輯:常思源

亮,數里之外都能聽得分明。 據媒體報道,錦州動物園附